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下 册

W AIGUO

W ENYI

外国
文艺
丛书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 1 —

WORLD

W
ENT

外国
文学
丛书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封面设计 任 意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下 册

《外国文艺》编辑部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0 册

书号: 10188·377 定价: (六)1.15 元

目 录

下 册

谢尔盖·扎雷金

雪橇路 倪 亮译 (455)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礼拜五 柳光青译 (472)

玛季莉达·尤菲特

一万步 耿龙明译 (498)

纳杰日达·科热夫尼科娃

音乐会 朝 蒂译 (533)

弗拉基米尔·利金

黑头鸥····· 劳 戈译 (560)

根纳季·谢苗尼欣

永别了，拳击台····· 毕裕华译 (570)

伊戈尔·库别尔斯基

木板人行道····· 斯 戈译 (579)

维亚契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

在 105 公里工务点····· 卫 懿译 (638)

瓦西里·阿丰宁

费妮雅大婶····· 肖 章译 (708)

阿纳托利·阿列克辛

家庭会议····· 曹国维译 (762)

尤里·纳吉宾

不投契的女人····· 冯 春译 (832)

雪 橇 路

谢·扎雷金

倪 亮 译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扎雷金(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Залыгин)是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他生于1913年,1939年毕业于鄂木斯克农学院水土改良系。卫国战争期间,在鄂毕河北部地区担任水文气象工程师,领导水利勘察工作。扎雷金于1929年起开始写作,1941年在鄂木斯克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主要作品有:《北方故事集》(1947),特写集《今年春天》(1954),《红色的三叶草》(1955),中篇小说《见证人》(1956),长篇小说《阿尔泰山区的小路》(1962),中篇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盐谷》(1967—68;获1968年度苏联国家奖金),长篇小说《南美方案》(1973)、《委员会》(1975)。

短篇小说《雪橇路》(«Санний путь»)最初发表于《文学报》1971年第三十九期,已译成西欧许多国家的文字,并且不止一次地选入苏联和其他国家编的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这篇小说是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扎雷金文集》(四卷集)翻译的。

编 者

眼前是各式各样的小河：河谷有的狭窄，有的宽阔，河岸两侧有的空旷，有的林木茂盛，每条河的左右两岸景色各异，河上全都覆盖着冰层——有的平滑，有的尽是锯齿形的冰块……周围一带，不论东西南北，都有小河或小溪纵横，河水和溪水在这个地区蜿蜒地流着，最后都向东流去，注入一条名叫叶尼塞的大河，而叶尼塞河同样处在厚厚的冰层下，它默默地收揽诸水，然后不声不响地把这一巨大的重负送入海洋。在两条河中间地势高低不等的土地上，到处耸立着树林，每个林子都很齐整，里面没有幼树，没有灌木，也没有被暴风刮倒的断木，所有的树都一样高低，仿佛它们是在同一瞬间从土里钻出来的。

这沉静而奇异的树林中的每棵树以及整个树林都染上三种不同的颜色：根部和二三米高的地方是灰黄色，接着是红色或红中带黄，越往上，黄色就越显著，色调优美、娇嫩、柔和，煞是可爱。在严冬酷烈的寒气中，那颜色象蛋黄，又似复活节鸡蛋的发脆的蛋壳，而树冠则裹着象茸毛样浓密的针叶，碧绿的针叶几乎密不透风，只微微地显露出一些同样嫩黄色的别致的树枝上的纹路。

有时，树林被开阔的原野截断，原野上是一片看上去好象有点潮湿的皑皑白雪，只是树林边上才散落着从树上掉下的针叶。接着，树林重新开始了，重又呈现出三种固定的颜色——灰黄、黄色和绿色。

在树林上空飘动着黯淡的天空，天上烟雾迷漫，变幻不定，那几乎看不见的太阳在深邃的高空中发着光。

如果把这一切，把这全部景物搬上银幕，用电影来加以反映，那就什么也反映不出来，因为即使是最现代的、最宽的银幕也显示不出那种深度和远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这些景物是不够的，必须把自己放进去，与景物发生共鸣……

伊万诺夫身子紧裹在长襟皮袄里，脖子上围着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全身落满了霜，他对自己的这次旅行感到纳闷：已经第三天了，他乘着雪橇经过这儿的树林和小河，甚至好象还经过这儿的天空，他的旅程快要结束了，可是他却并没有什么收获，在他的记忆中接二连三地出现的，是另一些他很久以前和不久前走过的雪橇路……

他忆起了童年时代的情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好象还是不久以前发生的：那是严寒季节，就跟此刻一样，凛冽的寒气从广阔的冬季草原直钻进他的皮袄领子，可他真想拥抱这寒冷的空气，把它紧按在胸前，让它长久地留在自己身边……这空气香甜、清新，小小的伊万诺夫真想用舌头舔它，在它上面洒上自己的泪水，他需要这样做，但就在那种年纪，他也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能”这样做，他为这种“需要”和“不能”所困惑，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在雪橇上，仿佛要躲开世上的万物似的，而雪橇吱吱嘎嘎地响着，载着他在草原上奔驰，在他眼前闪过了一个又一个戴着雪帽的又黑又硬的草垛。

当他从皮袄里探出头来向草原张望的时候，那些草垛也马上从它们那巨大的草原雪帽下向外张望，仿佛它们知

道许许多多事儿，要想告诉小伊万诺夫，但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同时，伊万诺夫一路上几乎总是看见那马的强壮、发亮的臀部，有时候，还看见那高高的、刻有花纹的拱形马轡……他想，那马的四只脚，每一只脚上也都有着几乎同样的、只是较小的铁制的拱形马轡。于是，他便开始想象，架在马脖子上的不是马轡，而是巨大的银色马掌，后来，又进一步想象，这马掌已经不是马掌，而成了银色的拱门，那些马儿必须穿过这些拱门，然而这些拱门是跟着马儿一起奔驰的，因此，马儿就得一个劲儿地向前奔驰，永无止境。

马掌——马轡，马轡——马掌，银色的拱门——他不知怎的这样苦苦思索着，好象要从中获得什么新发现似的，但此刻他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

他尽力回忆着那次旅程是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的，关于这一点，他已经回忆过不止一次了，但却始终想不起来，可此刻，他却由于想不起来而感到幸福。起点，终点，缘由，目的，时间，人物——这一切都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只记得那是在童年，人家把他裹在一件暖和的羊皮袄里，放在雪橇里的一束干草上，带往某个地方，在那儿，他逐渐成长起来。

此刻，他回忆着儿时的情景，身子被雪橇撞得微微作痛，可是他感到这撞击不是来自他此刻乘坐的雪橇，而是童年时代的雪橇，他听到的不是此刻的雪橇，而是童年时代的雪橇的滑木发出的嘎吱声，看到的也不是此刻的，而是童年

时代的天空。

接着，他又仿佛回到了另一段时光，也是夜晚和树林，不过完全不象现在那样，——林木疏稀，参差不齐，很难把奇异的树影和树木本身分清。

那时，月亮红红的，高高地挂在空中，照着大地，它使苍穹显得昏黑、高远。前面只有一条雪橇的印迹，上面大部分盖满了雪，甚至还蒙着一层冰凌。可是在月光下还是能看得见这条印迹，那赶雪橇的人断定，雪橇并没有走错路，上帝保佑，一点也不用走冤枉路，就能到达目的地。果然，雪橇驶到了村子边上一所没有边屋的小木房前，这儿住着一个年纪已经不轻、头发蓬乱、有点耳聋的人——他在附近各个村子里挖掘水井和铺设最简单的笔直的输水管路。

这个人对自己的事业如痴如狂，仿佛事业使他永远透不过气来似的。这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首先是水井和输水管路，而天下其他事物的意义大小，则以它们促进或妨碍他的工程的程度为转移。

在这一夜余下的时间里，这个人滔滔不绝地对伊万诺夫谈着水井和输水管路的事，弄得他一夜不能合眼。

虽然当时伊万诺夫是个技术员，虽然他是应这个打工的要求来这儿办事的，可他真想请求这人怜惜他，即使让他安静一两个小时也好。

但是打井工并没有沉默下来，于是伊万诺夫便尽力不去听他，脑子里回想着刚才路上的情景：树木和树影、血红的月亮、雪橇的辙印以及路上其他的细节。

住在木房里的这一家人口众多，此刻，他们都睡熟了，但睡得并不安稳。孩子们在地上和高板床上打鼾，老人在炕上不住地嘟哝着，打井工的妻子衣不蔽体，从床上起来了好几次，可她并没有醒过来，没有看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在一个陶盆里揉着什么，把水从一个罐子里倒进另一个罐子，然后重又躺到床上，几乎是倒下去的。

这样，黎明降临了。天刚一破晓，主人就走出木房，把一只颈尾两处毛色雪白而身上毛色赤红的马套在一辆仿佛疲乏不堪的雪橇上，然后让同样疲乏不堪的伊万诺夫坐上雪橇，于是他们便动身到邻近的各个村子里去巡视，朝那些水井的黑黢黢的井口探视，顺着同样黑黢黢的、不牢靠的梯子爬上储水塔，同时谈论着，如果住房周围到处都有水井和输水管路，人们会感到多么幸福。

伊万诺夫记得，当人们的住房周围基本上已经有了水井和输水管路的时候，他却不知怎的看不出人们觉得比过去幸福；然而，每一次，当有人在他面前谈到理想，谈到理想的魅力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一再浮现出那个有点耳聋的打井工和那条在冬天的月光下把他带往打井工家的道路。

他还记起了一条路——漫长的路，他坐着邮车，从北极的一个小城到一个也位于北方的省城。这甚至不是路，而是他曾经在其中生活过的、同他全部其余的生活毫不相关的特殊空间。不用管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很早以前还是

最近，当时他是什么样的人——年轻小伙子，还是上了年纪、有家室的人，也不用管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哪些事件；因为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时间直接有关，而他则只处于空间之中。当他将来在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忆自己的生活时，他还是不会记起走这条路的时间，而只想到一路上的里程碑和路程的长度，虽然这条路被大风雪截成几段，但还是一条完整的路，沿途有很少几个邮政点，有一次他曾经冻得双脚发麻，从后门经过堆满废物的院子，走上积雪未扫的木台阶，蹒跚地跨进这些邮政点，就象夹在那些打着火漆印的灰色邮袋中间的一件邮包……

这段生活他压根儿就不会忆起，不会理解，不会对它作出是好是坏的评价，如果不是它自己在一个美好的春日，在有人飞向宇宙空间的时候，主动来叩他的记忆之门的话。他久久地思索着，他怎么会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宇宙飞行员的心情的，怎么能想象宇宙飞行员到过的空间的，最后，他终于明白了：是那次乘着邮车所走的雪橇路给他提供了这方面的概念。

当时，对伊万诺夫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旅行，他之所以要走这条路，是因为雪开始融化了，飞机无论用起落架轮或滑雪板都不能在那个北极小城的飞行场地降落，于是，在轰隆隆的空航令人难堪地中断的时候，就只能走那嘎吱作声的雪橇路了。

到后来，伊万诺夫觉得这次旅行不再是偶然的了，而开始把它看作是自己一生中完全不可缺少的、极其宝贵的一

页了。

然而，他还走过一条大概最短但是却最动人心魄的雪橇路……

那也是在春天，也是开始融雪的时节，本地小城街道上的雪更加发黑了，伊万诺夫从一所木头建造的小学里——当时他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已经记不清——奔出来，背后拖着书包，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急着去追赶空的雪橇队。

这几乎是孩子们的规律：随便抓住哪辆雪橇，即使让它带着在大路上朝前移动几步，即使伏在雪地上让它拖着，也是高兴的……对孩子们来说，不这样做，规规矩矩步行回家是不可思议的，丢脸的，极其乏味的；因此，他们总是长时间地站在十字路口，等待着好机会，如果不巧，没有顺路的雪橇，那就不管到哪里去转悠一下也是好的，只要好歹能坐上雪橇，让它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在暮色中拖着沉重的步子垂头丧气地走回家。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人痛恨孩子们的这种癖好，把孩子们当作敌人，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斗争：大人们一发现十字路口有孩子守着，就扬起鞭子抽马，竭力避免受任何损失，尽速溜掉；如果孩子们动作敏捷，一下子就跳上了雪橇，那么赶雪橇的人就会使劲把他们抓住，揍他们，抢走他们的帽子和书本。

难得才碰到个把老头儿，他们在垂暮之年重又回到了童年，——老头儿理解孩子们的心情，把手套一挥，表示友好和同情，于是孩子们欣喜若狂，跳上了空雪橇，不论上哪

儿都行，只是默默地、聚精会神地从雪橇上眺望着熟悉的街道。

可是这一次却并不友好……

眼前是一长溜看不到尽头的空雪橇：最前面是套在雪橇上的马，接着是雪橇，然后又是马，又是空雪橇，极目望去，每隔三辆或四辆雪橇，才能看到一件皮袄——有的皮袄是黑色的，还很新，有的由于穿久了而褪成暗红色或绿色。穿皮袄的人看不清，仿佛就是那些皮袄在驾驭雪橇，赶着马儿跑。

雪橇队与伊万诺夫同路——正在朝他家的方向行驶，于是他便从校门口横冲过去，而那个穿绿皮袄的赶雪橇的人看到这一放肆的动作，就立刻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怒吼一声，朝马身上抽了一鞭。

马儿猛的朝前一冲，于是后面同它系在一起的三匹马也朝前冲去，伊万诺夫刚跳上中间的一辆雪橇，这时候，由于受到突然的震动，便从雪橇里摔到路上，掉在后面一匹马的脚下……

在这一瞬间，他看到就在他的头顶上方，正对着他的眼睛，有一个发亮的半圆形的马掌和马掌边上的两根铁刺，天空在那些马足之间闪现了一下，他明白，这一切是他最后看到的東西，以后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東西在他眼前闪现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突然听到喀嚓一声，这声音不是从他，而是从别的什么东西身上发出来的，他旁边有什么東西折裂了，但并不是他，同时，他听到身边有東西呼呼地喘着气，

头往泥地上撞击着，发出呻吟声。

他倏地站立起来，看到一匹笼头已经扯坏、嘴唇上沾满鲜血的马躺在一根折断的车辕上，另一根完整的车辕则横在它的肚子上，它的两只蹄向上翘起，马掌闪闪发光，脑袋朝后仰着，它用有点浑浊的、悲哀而抱歉的目光望着赶雪橇的人，这目光仿佛不是它自己的，而是旁的马的。那个赶雪橇的人曳着自己的绿皮袄，也喘着粗气，朝那匹马奔去，要想揍它。

孩子以惊人的速度跑离这个必然会使他丧命的地方，离开这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的现场。

他哭泣着，不明白为什么那匹马儿要想尽办法来保全他的生命，而人也想尽办法，——却为了要使他丧命，而此刻，人为了自己的计谋未能得逞，要对马儿进行残酷的报复了。

他知道，他即使长生不老，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他越跑越快，临了，跌进一个发硬的雪堆里，不知什么缘故，死在雪堆里比死在马蹄下更加可怕。

他想象小丫头似的痛哭一场，久久地痛哭一场，但是泪水突然中止了，因为他问自己：“小男孩为什么要变成男子汉，娃儿为什么要变成大人呢？”

这条最短的雪橇路——总共只有几步路——是最艰难和可怕的路程，但是从中得到的经验却是难忘的，有一次，还救了他……

有一天夜里，在诺夫戈罗德附近，他的一营人坐上了辘重雪橇，穿过一座稀疏的树林，——是针叶林还是阔叶林，不知怎的，他忘记了——前去迂回敌人的一个阵地。

天已经亮了，这次并不十分复杂、也不十分重要的袭击行动将近结束，突然，没有听到试射，炮火就一下子击中了拉得长长的雪橇队。这也许是直接瞄准射击，也许是敌人事先已经进行过试射。只见雪橇一辆接一辆地炸得粉碎——雪橇的断木、马蹄、马轭、戴绿手套的手、穿着沾满鲜血的白毡靴的脚、背囊和步枪的碎片纷纷向空中飞溅。

伊万诺夫觉得，他的雪橇队仿佛是在用这种溅入空中的方法去射击那些看不见的敌人……

当时，他不是立刻就意识到，这是战争，这不是马和雪橇在用自身射击敌人，而是敌人在向马、雪橇和人射击，要把他们一下子消灭掉。

前面大路边有个小树林，这在西伯利亚叫做树行子，于是整个雪橇队就向这片小树林冲去。

在伊万诺夫所乘的那辆雪橇上，除了他这个前天才随补充连来到前线的少尉以外，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士和三个士兵。中士驾驭着马，当炮火击中雪橇队的时候，他竟用枪托打马，伊万诺夫气得揍了他一下，将他撂倒在自己身边的橇座里，把缰绳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刚才，马儿挨了重重的几下枪托，为了反抗，便使劲用后脚人立起来，不让自己向前猛冲；这时候，它感到已经没有人再打它，于是就朝旁边一跃，把雪橇从厚厚的雪地上拖进了灌木林，再从灌